

國學小叢書

古

畫

微

黃賓虹著



著作者 黃賓虹
主編者 王雲五

國學
叢書

古

畫

微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古畫微目次

總論·····	一
上古三代圖畫實物之形·····	二
兩漢圖畫難顯之形·····	四
兩晉六朝創始山水畫以神爲重·····	五
唐吳道子畫以氣勝·····	七
唐畫南北兩宗由氣生韻·····	九
五代兩宋之尙法·····	一一
南宋院畫之廢古·····	一六
開元人尙意之宋畫·····	二〇
元季四家之寫意畫·····	二四
明畫尙簡之筆·····	二八

明季節義名公之畫·····	三六
清初四王吳惲之復古·····	三七
三高僧之逸筆·····	四二
隱逸高人之畫·····	四四
搢紳巨公之畫·····	四六
金陵八家之畫·····	四八
浙贛諸省名家之畫·····	四八
太倉虞山畫學之傳人·····	五〇
揚州八怪之變體·····	五二
金石家之畫·····	五三
湯戴配享四王之畫·····	五四
滬上名流之畫·····	五五
閩媛女史之畫·····	五七

古畫微

總論

自來中國言文藝者，皆謂書畫同源。書者如也。作書之初，依類象形，謂之文。夏商之世，其著於金文者，如鐘鼎尊彝之屬，略可想見。周代文盛，宣王時史籀作大篆，文字孳生，書與畫始分。周秦漢魏畫法，石刻圖經，猶是象形而已。兩晉六朝，顧愷之特重傳神。陸探微、張僧繇、展子虔，其技益進。至於唐代，有吳道子，尤以氣勝。王維畫學吳道子，創爲南宗。南宗之畫，與北宗之畫，二者又分。然南宗之畫，常欲溯源書法，合而爲一。宋開院體，畫專尙理。而元人又尙意，顯有不同。明初沿習宋元；文徵明、沈石田、唐六如、仇十洲，稍變舊法。清代士夫，祖述董玄宰，專宗王煙客、石谷、廉州、麓台及吳漁山、惲壽平，以爲冠絕古今，遂置前人真蹟於不講。而清代之畫，卒不及於前。然學者猶沾沾於筆墨之間，以明畫家之優劣，區別而次第其品格。立神妙能三者之外，而增之以逸品。謂畫旨純與書法相通，而其蔽也，不能博

綜古今圖畫之源流，與歷來評論之得失。雖目睹庋藏卷軸，盈千累萬，不過皮相其縑墨。而於古人之精神微妙，迄無所得。故惟深明於六法，（南齊謝赫言六法，曰氣韻生動，曰骨法用筆，曰應物寫形，曰隨類傳采，曰經營位置，曰傳摹移寫。）上焉者合於神理，純粹化工。下焉者得其形似，亦非庸史。至有狂怪而入於歧途，虛造而近於向壁者，皆可弗論。畫玄宰謂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，方可作畫。誠哉聞見之不可不廣，而雅俗之不可不分也。古今名家，以畫傳者，不啻千萬。然其天資學力，足以轉移末俗，振飭浮靡者，代不數人。略舉大概，餘可類求。茲爲廣輯舊聞，間附己意。次其編第，著爲涉說如下。

上古三代圖畫實物之形

上古未有文字之先，人事簡易，大事作大結，小事作小結，僅爲符號而已。伏羲氏出，畫卦之文，云即天地風雷等字。考古者至引巴比倫文字爲證，莫不相合。其象形猶未顯也。又作十言，即一至十等字之古文，已立橫線縱線弧三角之形式，是爲圖畫之胚胎矣。黃帝之世，倉頡造六書，首曰象形。言制字者先依類而象其形。時有史皇，以作畫著。當爲畫事之始。畫與字其由分也。且上古雲鳥蟲斗蟲魚

倒薤之書多類於畫，其形猶存。有虞氏言欲觀古人之象，曰日月星辰、山龍、華蟲、宗雉、藻、火、粉米、黼、黻、絺繡，十二章，用五采，彰施於五色。是畫用之於服飾矣。夏后氏之遠方圖物，賁金九牧，鑄鼎象形，百物爲之備，使民知神姦。是畫用之於鑄金矣。史記稱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，謂凡九品圖畫其形，尙書說命篇言：「恭默思道，夢帝畀予良弼，其代予言，乃審厥象，俾以形旁求於天下，說築傅巖之野，惟肖。」是虞夏殷商之際，民風雖樸，而畫事所著，固綜合天地山水人物禽魚鳥獸神怪百物而兼有之，已開畫故實。（今稱歷史畫）與寫真之先聲矣。至於周代尙文，郁郁彬彬，粲然可睹。職官所掌，繪畫攸分。家語記孔子觀乎明堂，睹四門墉，有堯舜之容，桀紂之象；又有周公相成王，抱之負斧戾，南面以朝諸侯之圖。離騷言楚有先王之廟，及公卿祠堂，圖天地山川神靈，奇偉譎詭，與古聖賢怪物行事。是其時畫壁之風，已盛於列國。而旂常所著，如王者畫日月以象天明，諸侯畫交龍，一象其升朝，一象其下復；畫熊虎者，鄉遂出軍賦，象其守，莫敢犯之；鳥隼象其勇健，龜蛇象其扞難避害；且雜五色者，青與白相次，玄與黃相次。是名物之各異，布采之第次，皆有法度。爲繪畫於縑素者之濫觴矣。然後之考古者，僅可徵實於器物，標舉形似，以供衆庶之觀鑒。廊廟典章，亦猶是華飾之用，而無關於藝事之工。

拙也。雖然，古之文學，多列史官。其精意所存，必非尋常可擬議。而惜乎代遠年湮，近世所不得而睹之。安能不爲之望古遙集哉！

兩漢圖畫難顯之形

商周邈矣！商周之圖畫，彰於吉金，如鐘彝之屬，不少概見。秦漢之時，有三羊鼎，雙魚洗，龍虎鹿盧之制。形狀精美，反不逮於前古。秦破諸侯，寫放其宮室，作之咸陽北阪上。漢文帝三年，於未央承明殿，畫屈軼草，進善旌，誹謗木，敢諫鼓，獬廌。（獨角獸，能觸邪佞。）宣帝之時，圖畫漢列士；或不在於畫上者，子孫恥之。後漢順烈皇后常以列女置於座右，以自監戒。武帝中，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；又作甘泉宮，中爲臺室，畫天地太一諸鬼神，而置其祭具，以致天神。至明帝時，別立畫官，詔博洽之士，班固賈逵輩，取諸經史事，命尙方畫工圖畫之。是畫著爲勸誡之事，舉載籍所不能明者，可圖其形以明之。杜陵毛延壽，安陵陳廠，新豐劉白，雒陽龔寬之徒，並工牛馬飛鳥衆勢，人形好醜老少，爲得其真。畫者僅以姓氏著。今所及見之漢畫，惟以石刻存，傳者猶夥。武帝元狩中，有鳳皇刻石，嵩嶽、太室、少室、開母、

廟三闕諸畫。永建中，孝堂山石室畫像，武侯祠堂畫像，李翕貍池五瑞圖，朱長舒墓石。諸凡人世可驚可喜之事，狀其難顯之容，一一畢現。此畫之進乎其技矣。今觀石刻筆意，類多粗拙，猶與書法相同。其爲寫意畫之鼻祖耶。然當明帝時，佛教已入中國。莊嚴瑰麗之品飾，其工藝必挾而俱東。近論東方美術者，有謂中國畫事源流，皆出於印度。斯坦古代之繪畫雕刻。今考印度古代所遺之美術，多關於宗教鬼神之作。畫者能熟悉典故，領悟佳趣，是其畫形，而不徒以形似見長，有可知已。印度國王，於其畫家，每年給俸畀之，甚且免其地租，使得專心於藝術，不以富貴利祿分其心。正如悟道之高僧，避世之隱士。故其技有獨至，而爲古今所共仰。當時中國漢畫，必有濡染於外域之風，有可想象於石刻外者。而今之僅存，所可見者，亦徒有石刻而已。

兩晉六朝創始山水畫以神爲重

魏晉六代，名畫家之傑出，初以圖寫人物爲多。如阮瞻之禹貢圖，王景之三禮圖。又有郭璞之圖爾雅，衛協之圖毛詩。若周易、春秋、孝經，莫不有圖。然猶意存考證名物，輔翼經傳，有漢明帝之遺風。畫

亦僅取形似而已。故其山水於羣峯之勢，若鈿飾犀櫛，或水不容泛，或人大於山，率皆附以樹石，映帶其地，列植之狀，則若伸臂布指。至吳曹弗興，早有命名，冠絕一時。孫權令畫屏，誤墨成蠅狀，權疑其真，以手彈之，其技神矣。又嘗見溪中赤龍，寫之以獻孫皓，更假借於神物以神其技。顧愷之以畫自名，丹青亦妙。筆法如春蠶吐絲，初見甚平易，且形似時或有失；細視而六法咸備，傳染以濃色，微加點綴，不求量飾。人稱「虎頭三絕」，時爲謝安所激賞。在瓦官寺畫壁，閉戶往來，月餘成維摩一軀，啓戶而光耀一寺。每畫人成，或數年不點目睛。人問其故，答曰：「四體妍媸，本無闕少。於妙處傳神寫照，正在阿堵中。」又圖裴楷像，頰上加三毛，觀者覺神明殊勝，故其摹神之妙，亦猶今之稱印度繪畫者，長技在於不寫物質之對象，而象物質內部之情感耶？不然，古稱弗興所畫龍，置之水旁，應時雨足。愷之所畫神佛，特顯靈異，何以故神其說，奇誕若此？蓋畫貴取其神而遺其貌，固未可以迹象求之。深明其傳神之旨者，當自顧愷之始矣。夫畫者既殫精竭神於人物之間，幻而爲圖，其神怪龍與神皆非人所習見，易得其神者也。繼又含思繇邈，游心於天地草木之華，而使人之神，務與造化爲合。惟兩晉士人性多灑落，崇尚清虛，於是乎創有山水畫之作，以爲中國特出之藝事。時與顧愷之齊名者，有陸探微，以畫事

（服事也）宋明帝生平所圖古聖賢像之外，傳有春岫歸雲圖。梁張僧繇雖畫釋氏爲多，又嘗於繖素之上，以青綠重色，先圖峯巒泉石，而後染出邱壑巉巖。不以墨筆先鈎，謂之沒骨皴。展子虔身處隋代，歷北齊周，去古未遠。書畫臺閣，寫江山遠近尤工。咫尺之間，具有千里之勢。爲六朝第一。其源多出於顧愷之陸探微。而汝南畫伯仁，亦以才藝名於時，號爲智海，特長於山水畫，與展子虔齊名。大抵兩晉六朝之畫，每多命意深遠，造景奇崛。尤覺畫外有情，與化同遊。頗能不假準繩墨，全趨靈趣。此由得之天性，非學所能。又其不拘形似，能以神行乎其間者也。若鄭法士畫師僧繇，獨步江左。嘗爲顛筆，自翻奇妙，而以爲神。其後作者，拘守矩矱，弊以日滋。梁元帝論畫，致有「高嶺最嫌鄰石刻，遠山大忌學圖經」之句。然化板滯刻畫之病，非求其神似，不易爲功。譬善相馬者，常得之於牝牡驪黃之外，其以此也。

唐吳道子畫以氣勝

唐人承六代之餘風，畫家造詣，更爲精進。雖真蹟無傳，至今千數百年，嘗爲後人所罕見。而僞託

者又多鑿空杜撰，大失本來面目。或謂唐畫皆極粗率，此猶一偏之論，未足以知唐畫之深也。大凡唐代畫法，每多清妍秀潤。時斤斤於規矩，而意趣生動。蓋唐人風氣淳厚，猶爲近古。其筆雖如匠人之刻木，玉工之雕樹葉，數年而成。於畫法緊嚴之中，尤能以氣見勝。此爲獨造。其所最著，惟吳道子。學者展轉揣摩，未易出其範圍。道子初學書於張顛，賀知章，久之不成，去而學畫。見張孝師畫地獄相，因效爲地獄變相。早年行筆差細，中年行筆磊落，如蓴菜條，非粗率也。沈着之處，不可掩者，其氣盛也。畫人物有八面，生意活動。其傳采於焦黑痕中，略施微染，自然超出縑素。世稱吳裝。其徒翟琰、楊庭光、盧楞伽，均學於道子。時謂吳生體。吳生之作，獨爲萬世法，號曰畫聖。閻立德、立本，昆季畫法，皆純重雅正，不甚露其才氣。所傳有秦十八學士，凌煙閣功臣圖，及爲羣僧作醉道士圖。貞觀中，畫東蠻謝元深入朝圖，儀服莊正，恢奇，精神兼備。又號王元鳳，射獲猛獸，太宗命圖其真。嘗與侍臣泛春苑池中，有異鳥戲波中，召立本寫之。其畫之表著，皆從生人活物而得者也。張萱畫貴公子，鞍馬屏帷，宮苑仕女，冠冕一時。周古言周昉諸人，時亦專工人物，或畫歲時行樂之勝。形貌傳神，豐肥穠豔，謂得目見貴游之盛，腕底具有生氣。至韓幹畫馬，戴嵩畫牛，能盡野性，各極其妙。非元氣淋漓，不能有此。此畫佛道，人物，士女，

牛馬之蹟，有迥出乎前代者，必非粗率矣。今以唐畫之可寶貴，因其氣韻生動，有合六法。故言畫事者，咸曰法唐。非僅年代久遠，爲其真蹟難求而得之也。唐人畫法，上接晉魏六朝，下啓宋元明清，精妍深遠，極其美備。而山水林石，花竹禽魚，尤多窮神盡變，靈氣湧現。唐山水畫，亦當首推道子。當未弱冠，卽窮丹青之妙。裴旻將軍爲舞劍，觀其壯氣，可助揮毫。奮筆傾成，有若神助。明皇天寶中，忽思蜀道嘉陵江水，遂假吳道子驛駒，令往寫貌。及回日，帝問其狀，奏曰：「臣無粉本，並記在心。」後宣令於大同殿圖之，嘉陵三百餘里山水，一日而畢。世徒驚其神速，遂疑道子下筆，多作草草。然道子傳人雖多，惟王陀子尤善。或稱其山水幽致，峯巒極佳，亦非粗率可知。時有楊惠之者，嘗與道子同師，張僧繇畫蹟，號爲畫友。其後道子獨顯，惠之遂焚筆硯，毅然發憤，專肆塑作，乃與道子爭衡。畫者法旣備矣，必求氣至。氣不足而未有能得其韻者。六法言氣，必兼言韻者，此也。

唐畫南北兩宗由氣生韻

士夫畫與作家畫不同，其間師承，遂與之或異。畫至唐代，因開南北二宗。世稱北宗首推李思訓。

用金碧輝映，爲一家法。後人所畫著色山水，往往宗之。明皇亦召思訓與吳道子，同圖嘉陵江水於大
同殿壁，累月方畢。明皇語云：「李思訓數月之功，吳道子一日之迹，皆極其妙。」思訓子昭道變父之
勢，繁巧智惠，抑有過之。南宗首稱王維。維家於藍田玉山，遊止輞川。兄弟以科名文學，冠絕當代，其畫
蹤似吳生，而風標特出。平遠之景，雲峯石色，純乎化機。讀其詩，詩中有畫，觀其畫，畫中有詩。文人之畫，
自王維始。論者又謂其畫物多不問四時，如畫臥雪圖，有雪中芭蕉，乃爲得心應手，意到便成。故造理
入神，適得天趣，正與規規於繩墨者不同。此難與俗人論也。今觀南北兩宗，雖殊派別，迹其蹊逕，上接
顧陸張展，往往以精妍爲尙，深遠爲宗，既以氣行，尤以韻勝。故王維之學道子，較道子之畫爲工，韻已
遠過於道子，其氣全也。李思訓之工過於王維，韻亦差似於王維，其氣亦全也。學者求氣韻於畫之中，
可不必論工率，不必言宗派矣。王宰之畫臨江雙樹，一松一柏，古藤繁繞，上盤下際，千枝萬葉，分布不
雜。其山水多畫蜀景，玲瓏嵌空，嶠嵯巧峭。張躁手握雙管，一時齊下，一生一枯，隨意縱橫，應手間出。其
山水之狀，則高低秀麗，咫尺重深。雖多不尙粗率，而氣亦不弱。匠心獨運，爲可想見。至項容之筆法枯
硬，王洽之潑墨淋漓，又其縱筆所如，不求工巧，標新領異，足稱善變。究之，古人筆雖簡而意工，後世畫

雖工而意索，此南北宗之所由分。故迅速而非粗率，細謹未爲精深，觀於此，而可知唐畫之可貴已。

五代兩宋之尙法

五代荆始院體，藝事精能。雖宗唐代，而法益加密。蓋隋唐以前，其善畫者，恆多高人逸士，隨意揮灑，悉見天機，洞壑幽深，直是化工在其掌握。五代兩宋之間，工妍秀潤，斤斤規矩，凡於名手所作，一時畫院諸人爭效其法，遂致魚目混珠，每况愈下。故世之目匠筆者，以其爲法所礙。其目文人之筆者，則又爲無法所礙。宋徽宗立畫學，考畫之等，以不做前人，而善摹萬類之情態形色，俱若自然，筆韻高簡爲工。其真能納畫事於軌範之中，而又使之超軼於迹象之外，是最善言畫法者也。

河西荆浩，山水爲唐宋之冠。關仝嘗師之，浩自稱洪谷子，博通經史，善屬文。五季多故，隱於太行之洪谷。善爲雲中山頂，四面峻厚。嘗語人曰：「吳道子畫山水，有筆而無墨，項容有墨而無筆。吾當采二子之所長，成一家之體。」是浩既師道子，兼學項容，而能不爲古人之法所囿者也。著山水訣一卷，爲范寬輩之祖。

關仝師荆浩，所畫山水，脫略毫楮，筆愈簡而氣愈壯，景愈少而意愈長，深造古淡。其畫樹石，又出於畢宏，有枝無幹，喜作秋山寒林，村居野渡，見人如在灞橋風雪中，非碌碌畫工所能知也。當時郭忠恕以師事之。

洛陽郭忠恕，字恕先，善畫屋木林石，格非師授。重樓複閣，間見疊出，木工料之，無一不合規矩。天外數峯，略有筆墨，使人見而心服者在筆墨之外。其法用濃墨汁潑漬縑素，搗就澗水滌之，徐以筆隨其濃淡爲山水形勢。論者謂與封氏聞見所說江南吳生畫同，但尤怪誕。是恕先之作雖師關仝，而實祖述道子之法，不欲蹈襲其迹者也。

唐之宗室，李成字咸熙，後避地北海，遂爲營邱人。畫法師荆浩，擅有出藍之譽。家世業儒，胸次磊落，有大志，寓意於山水。揮毫適志，精通造化。筆盡意在，掃千里於咫尺，寫萬趣於指下。平遠寒林，前所未有。凡稱畫山水者，必以成爲古今第一。至於不名，而曰營邱焉。

長安許道寧，字成，畫山水，初賣藥都門，以畫聚觀者，故所畫俗惡。至中年脫去舊習，稍自檢束，行筆簡易，風度益著。峯頭直皴而下，林木勁硬，自成一家。體至細微處，始入妙理。評者謂得李成之氣。

翟院深，營邱人，師李成。畫山水有疏突之勢。其見浮雲以爲範，而臨摹李成，方弗亂真。評者謂得李成之風。李成綜合右丞、二李之長，惟不沾沾於古人，而能對景造意，戛然以成其獨至。故氣韻瀟灑，煙林清曠，雖王維、李思訓不能過之。要其六法具備，足爲畫苑名程，又未嘗盡棄古人之法而爲之也。

華原范寬，名中正，字仲立，性溫厚有大度，故時人目之爲寬。畫師荆浩，又學李成筆，雖得精妙，尙出其下。遂對景寫山之骨，不取繁飾，自爲一家。故其剛古之氣，不犯前輩。由是與李成並行，時人議曰：「李成之筆近視如千里之遠，范寬之筆遠望不離坐外，皆所造乎神者也。」寬於前人名蹟，見無不櫟，櫟無不肖，而猶疑繪事之精能，不盡於此也。喟然嘆曰：「吾師人曷若師造化！」聞終南、太華奇勝，因卜居其間。數年筆大進，名聞天下。

河陽郭熙善山水寒林，亦宗李成法。得雲煙出沒，峯巒隱顯之態。布置筆法，獨步一時。早年巧瞻工緻，晚年落筆益壯。著山水論，言遠近淺深，風雨晦明，四時朝暮之所不同。至於溪谷橋徑，釣舟漁艇，人物樓觀等景，莫不位置得宜。後人遵爲畫式。郭熙之出，後於營邱。當時以李成郭熙並稱，固已崇重如此。沈石田論營邱云：丹青隱墨隱水。其妙貴淡不貴濃，脫去筆墨畦逕，而專趨於平淡古雅。雖層